

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王凡¹

(1.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 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是新时代教育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二者在价值目标上同向、在理论根基上同源、在现实需求上同频, 构成了深度融合的三重逻辑理路。然而, 融合实践中仍面临内容衔接的“两张皮”阻力现象、教师融通中外能力不足、教学方式单一化以及评价体系缺位等结构性困境。推进深度融合, 须从内容向度上深挖融合点并实现话语转化, 从主体向度上培育复合型教师队伍, 从方法向度上创新课内课外多元载体, 从机制向度上构建素养导向的评价体系, 形成价值引领—知识拓展—实践转化—评价保障的闭环育人格局。

关键词: 新时代; 国际理解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深度融合; 逻辑理路; 实践向度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教学改革专项一般课题“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研究”基金号: K23ZG2160264; 2026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项, 项目名称: AI时代“数字泔水”对青年价值观的侵蚀风险及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6SKSZ055)

DOI: doi.org/10.70693/202609155892

The Logical Rational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ang Fan¹

1.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respond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two are aligned in value goals, share the sa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onate with practical needs, thus constituting a threefold logical rationale for their deep integration.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structural dilemmas remain, including the obstructive “two skins” phenomenon in content articulation, teachers’ insufficient ability to bridg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un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absence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advance deep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integration points and achiev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nt dimension, cultivate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eam in the subject dimension, innovate diverse in-class and extracurricular carriers in the method dimension, and build a competency-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mechanism dimension, thereby forming a closed-loop educational pattern of value guidance—knowledge expansion—practice transformation—evaluation guarantee.

Keywords: “new era;”“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ep integration; ”“logical rationale;”“ practical dimensions”

一、引言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一时代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领域面临的根本性课题:如何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存的复杂格局中,培养既胸怀祖国又面向世界、既能坚守中国立场又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新人?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的要求。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确立为到2030年的核心目标,并明确要求“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全面实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方案”。这一规划部署从国家战略层面确认了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推进的制度合法性。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守正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日益迫切。然而在实践中,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或偏重国际视野的拓展而弱化价值引领,或囿于思政教育的封闭体系而缺乏国际维度。

二者的深度融合,既是时代呼唤,也是教育规律使然。本文试图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之间架设桥梁:一方面,从价值、理论、现实三重维度阐明融合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基于一线教学实践中所呈现的真实学情与教学困境,探索融合的有效路径。本文的实证观察来源于教学实践中的持续观察与反思,所涉及的课程在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上各有侧重,构成了审视融合问题的多维棱镜。

二、深度融合的逻辑理路

(一) 价值逻辑:目标同向与功能互补

从教育目标的维度审视,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层的价值同构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自创立之初,教科文组织即将促进国际理解、推动世界和平作为其基本使命。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其核心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的公民。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则是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者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上交汇:国际理解教育为思政教育提供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思政教育则为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价值底色和政治方向,确保其不迷失于庞杂的国际舆论与多元思潮之中。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二者在培育四个自信方面具有深刻的功能互补关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更来源于以国际视野环望、了解不同文化,通过辨别他者所加深的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换言之,国际理解教育恰恰是培育四个自信不可或缺的比较性认知路径,而思政教育则为这种比较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坐标。有学者从比较教育的视角揭示了这一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虽发生于国内,但其内容涉及国外其他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因而论及培育自信,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而然是一种比较教育。

(二)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视域融合

二者深度融合的合法性,根植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他们还进一步阐明,“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并提出世界交往的概念。马克思、

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交往规律,从根本上说明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个人被隔绝在整个的世界交往系统之外,因而得不到任何教育,结果就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孤陋寡闻的动物。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财富”。这一论断为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思政教育若缺失世界交往的维度,便无法完成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使命。

此外,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哲学解释学的支撑。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既不是个性移入另一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视域融合的实质是通过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促使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境界。将这一理论迁移至教育领域,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正是不同文化视域交融的过程,而思政教育则为这种交融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一视域融合中,学生既能够超越本土视域的局限,又能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深化对“自我”的认知,从而在“理解”中达到“更高的普遍性”。

(三) 现实逻辑:回应时代挑战与思政课守正创新

从现实需求看,二者深度融合具有紧迫性。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快速进步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5G通讯等科学技术深度改变人类社会的的生活方式与组织模式,网络空间中的多元思潮和极端言论也在不断侵蚀青少年的价值判断。《中国青年报》2024年7月刊发的一项面向全国282所高校240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大学生关注当前国际形势,其中约三成每天都会获取国际资讯,近四成每周会获取国际资讯;94.68%的受访大学生关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与原则,76.7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这组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对国际事务具有高度关注,这为在思政课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学情基础。

然而,高关注度并不等于高素养。有调查显示,部分学生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容易产生盲目排外或崇洋媚外的极端思想,这种两种极端的存在,

恰恰说明了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思政教育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思政课的守正创新也内在要求引入国际理解维度。守正是灵魂,树立根本方向;创新是生命,延续并增强思政教育的效果。将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融入思政课,将至少在三个方面焕发其时代活力:在思维层面,强化国际化思维、比较性思维、针对性思维和包容性思维;在内容层面,拓展思政课的授课广度,以全球视野选择理论、案例进行比较,为其经典理论增加时代特质;在形式层面,借鉴国际理解教育的多元方式,如模拟联合国、跨文化课堂讨论等,丰富教学形式。二者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合,而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题中之义。

三、融合实践中的结构性张力

理论上的融合逻辑并不自动等于实践中的顺畅落地。从一线教学的观察来看,融合过程中存在着几重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张力。

(一) 课程定位差异与融合深度的张力

不同思政课程在目标定位和内容体系上各有侧重,这为融合教学提供了多元切入点,同时也带来了差异化挑战。侧重价值观塑造的课程,其教材中关于爱国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为融合提供了天然的议题空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爱国与世界公民的辩证关系出发,在文化比较中树立自信。侧重教育理论与政策阐释的课程,其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论述直接回应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但在教学中容易停留在文本解读层面,缺乏与学生实际生活经验的关联。而侧重时事分析的课程,天然具有国际视野,但教学内容更新快、覆盖面广,如何在有限课时中兼顾国际议题的广度与价值引导的深度,是教学中的突出难题。

从实证数据来看,《高校辅导员学刊》2025年第6期发表的一项调研面向上海“双一流”建设高校回收了763份有效问卷,研究发现,在全球胜任力的知识认知、技能水平、态度和价值观等评价维度中,态度和价值观最为突出,而技能水平需提升,高校培养大学生全球胜任力面临文化技能、信息反馈、实施规划等方面的困难。另有研究指出,近五分之一的受访大学生在追求全球胜任力方面表现出最小能动性,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影响学生发展该能力的主动性。这些数据提示我们,学生并非缺乏国际关注的意愿,而是缺乏将关注转化为系统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有效路径。

（二）“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的脱节

在教学实践中，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当讲授“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宏大概念时，学生往往表现出“点头但不走心”的状态。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李建嵘的教学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外交是政治家的事，离我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代表了不少学生初次接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专题时的直观感受。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思政课教师刘际昕则指出，“对 Z 世代学生而言，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的连接点至关重要。他们更加注重微观叙事，更加关注世界大势之中的小我视角”。

这一观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有学者以“有根的世界主义”为理论视角，对参与“新青年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项目”的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全球责任”“全球胜任力核心”“国际流动意向”三个因子，发现“课堂参与对知识—技能维度和行为意向维度的影响更为突出，而课外学习投入对价值导向维度的影响更为突出”。这意味着，课堂教学在知识传授方面具有优势，但在价值内化方面，还需要课外实践和真实体验的支撑。在课堂教学中，当引入具体的生活化案例来讲解“一带一路”建设时，学生明显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理解深度，这提示融合教学需要在“大主题”与“小切口”之间建立有效的叙事转换机制。

（三）教师融合能力与教学资源的结构性约束

教师是融合教育的关键变量。一线教学实践中的一个深切感受是，要讲好一门融入国际理解内容的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还需要对国际政治、跨文化交际等领域有基本了解。然而，部分思政教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培养学生国际理解素养仅仅是外语课或国际关系课的任务；也有教师虽有意识融入，但因缺乏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教学设计经验，融入流于表面。

在教学资源方面，国际理解教育的课堂组织形式多样，包括课堂讲授、辩论、模拟联合国以及海外游学等，而思政教育作为必修课，教学资源的分配更倾向于应试及熟悉相应知识点。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背景下，涉外资源不多的高校特别是地方院校，很难在思政课中充分添加国际理解内容。此外，评价机制的缺位也制约着融合的深入推进——当前对学生的评价仍然以考试分数为主，国际理解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等难

以量化的素养指标缺乏有效的评价工具。

四、深度融合的实践向度

（一）内容向度：深挖融合点与话语转化

推进深度融合，内容建设是基础。首先，须系统梳理思政教材中蕴含的国际理解教育资源。在价值观塑造类课程中，爱国主义专题天然地包含“胸怀世界的爱国主义”这一议题，教师可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从传统文化、政党情怀与外交传统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三个维度展开讲解，引导学生理解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在教育理论类课程中，关于教育合作与文明互鉴的论述，直接为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研讨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理念与实践，将理论文本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在时事分析类课程中，关于大国外交与全球治理的专题，则是融合教学的关键载体。

其次，须做好话语表达的转化，实现从“国际理解话语”到“思政话语”的有机衔接。教师既要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内容，又要能够用思政语言在课堂上表达。在教学实践中，一个有效的做法是：将国际理解概念转化为学生熟悉的思政话语。例如，在讲授“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是直接引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以“我们为什么要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为什么中国的疫苗要援助其他国家”等学生能够感受的具体问题切入，将宏大的国际理解议题转化为可感知的价值判断。

再次，须将国际时政资源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实现“远端叙事”到“生活现场”的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三观”方法分析国际热点问题。案例教学中，可以“一颗榴莲北上”的故事讲解中老铁路和“一带一路”建设，将“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学生可感知的生活经验，这种“将远端叙事化为生活现场”的叙事转换，能有效提升 Z 世代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理解深度。

（二）主体向度：培育复合型教师队伍

教师是融合教育的关键变量。首先，须转变教师观念，使思政教师认识到国际理解素养是新时代大国国民的必备品格，培养学生国际理解素养并非外语课的专属任务，而是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在教研活动中可以发

现,不少教师最初认为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政课“关系不大”,但经过专题研讨和案例分享后,逐步认识到二者在培养“完整的人”这一目标上的深层一致性。

其次,须提升教师能力,通过专题培训、教研活动、跨学科集体备课等方式,提升教师的国际问题分析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融合教学设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课研组应发挥协同效应。通过定期举行听课、评课活动,可以发现融合教学中的问题并集思广益寻找解决方案;通过经验交流会,由融合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传授心得,实现教师之间的取长补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专业发展强调教师的终身学习和终身成长,是职前培养、新任教师培养和在职培训,直至结束教职为止的整个过程。

再次,须构建“个人自觉学习—教研组协作支持—学校制度保障”的教师发展链条。在教研团队中,曾尝试围绕“国际理解教育融入思政课”开展专题备课,由不同课程背景的教师分别从价值观塑造、理论阐释和时事分析等不同维度进行教学设计分享,取得了良好的互鉴效果。这种跨课程的协同教研模式,为复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三) 方法向度: 创新课内课外多元载体

在教学方法上,应突破单一的讲授法,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选用多元方法。对比分析法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策之间的比较分析,使学生在辨别中深化认知。在爱国主义专题教学中,笔者曾设置中外抗疫模式比较、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比较等议题,引导学生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入辨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广西民族大学陈婷老师的教学实践也表明,通过国际热点事件导入、课堂辩论赛和情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亲身实践悟真知。

情境教学法同样适用于融合教育。在时事分析类课程中,教师可利用主旋律影视作品、重大外交事件报道、国际会议实况等资源创设教学情境。上海某高校将谈判桌搬上思政金课的做法值得借鉴,学生拿到的是基于真实国际渔业谈判案例改编的背景文件,需要提前了解各国复杂的利益诉求,学习如何发言与反驳,甚至细致到西装穿着礼仪和发言时的体态。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发展国际理解素养

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在实践层面,应将融合教育拓展至第二课堂。模拟联合国活动是融合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学生在扮演各国代表的过程中,需要全面了解所代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同时需要在辩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国际问题。此外,时政知识竞赛、国际文化节、跨文化交流实践等活动,都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发展国际理解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四) 机制向度: 构建素养导向的评价体系

评价机制的完善是保障融合教育长效化的关键。首先,须建立多元化的评价维度,不仅考查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将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文化自信等素养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有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构建了“以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为双重着力点的内容与语言融合模式”,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改善了思政教育与语言教学‘两张皮’的现象,促进了学生跨文化认知、态度、技能等多方位发展”。这一经验对思政课的评价体系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须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将教师评价、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相结合,形成对学生发展的全方位观照。在课堂教学中,曾尝试在时政分享环节引入学生互评机制,由学生对分享者的国际视野、分析深度和价值立场进行评价,收到了良好的反馈。

再次,须注重过程性评价,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建立学生国际理解与思政素养成长档案,关注学生在日常学习和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正如《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明确的那样,“国际理解”隶属于“责任担当”这一核心素养,要求中国学生“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将这一素养要求纳入评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使融合教育落到实处。

五、结语

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是两种教育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素养和评价机制的系统性变革。二者融合的逻辑理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和哲学解释学的深厚土壤之中,其价值逻辑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现实逻辑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实证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对国际

事务具有高度关注,但在系统认知和实践参与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这既构成了融合教育的现实挑战,也为深度融合提供了明确的着力方向。

推进深度融合,须在内容上做好衔接与转化,在主体上培育复合型教师队伍,在方法上创新多元载体,在机制上构建素养导向的评价体系。唯有坚持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国际理解教育才能行稳致远;唯有借助国际理解的广阔视野,思政教育才能更具说服力和时代感。二者协同发力,方能培养出既有坚定理想信念又有全球胜任力、既能坚守中国立场又能参与国际对话的时代新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EB/OL]. <https://www.unesco.org/zh/legal-affairs/constitution>.
- [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 [3] 习近平.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09-11.
- [4] 习近平.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EB/OL]. 新华网, 2018-06-23.
- [5]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19.
- [6] 国务院.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EB/OL]. (2026-06-22). https://www.gov.cn/gongbao/2026/issue_12846/202607/content_7074813.html.
- [7]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9] 虎翼雄, 谷宁. 新时代推动国际理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探析[J]. 神州学人, 2020(12).
- [10] 姜英敏. 全球化时代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体系建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1).
- [11] 李睿. 国家意识培育融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行动研究——以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540-548.
- [12] 张之俊, 刘佳, 刘一菲. 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2(4): 50-60.
- [13] “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大学生全球胜任力的现实样态及路径优化——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研[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5(6): 26-32.
- [14] 曲樊樊.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关注当前国际形势[N]. 中国青年报, 2024-07-15.
- [15]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10).